

第一章 爱是一门艺术吗

爱是一门需要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的艺术呢，或者爱仅仅是一种偶然产生的令人心旌荡漾的，只有幸运儿才能体会个中滋味的快感呢？毫无疑问，大多数人相信第二个观点——爱只是一种快感。虽然这样，本书却还是第一种观点为出发点——爱是一种艺术，它需要知识和努力。

当然，第二种观点并不代表着大多数人们认为爱无关紧要。相反，人们如此热切地渴望着爱，他们会不厌其烦地观看、讲述分分合合、悲喜交加爱情故事的电影，听那些陈词滥调、毫无新意的爱情歌曲——但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爱是用不着学习的。

这种对待爱渴望而又忽视的奇怪的态度，是由于我们心目中一些约定俗成的看法造成的，这些看法反过来又部分或者在总体上强化了人们的这一态度。大多数人把爱只是简单地看成自己能否被人爱的问题，而不是自己有没有能力去爱的问题。因此，在他们看来，问题的关键是：怎样被人爱，怎样得到别人的爱，怎样变得更加吸引别人的爱。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们采取了各种各样的途径。对于男性来说，通常采取的方法是在其社会地位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去获得名和权力；而女性则是要穿着华丽的衣物，精心装饰、打扮自己，使自己变得更有魅力。还有一些男性和女性都喜欢采用的是增添自己魅力的方法，比如，让自己具有文雅得体的举止，谈吐风趣幽默，乐于助人，彬彬有礼，态度谦逊。这些让自己更加可爱的方法就像那些指导人们如何成功的途径一样，都是要力图去“赢得朋友，影响他人”。实际上，在我们的社会观念里，大多数人所理解的“值得被人爱”无非就是赢得人心和对异性有吸引力这二者的混合。

造成“爱用不着学习的态度”这种态度的第二个原因是：人们认为爱的问题就是爱的对象问题，而不是爱的能力问题。人们认为爱本身十分简单，但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爱的对象——或者一个被爱的对象——则困难得多。人们的这种态度的形成有多种原因，这些原因的根源基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在 20 世纪，人们挑选“爱的对象”的标准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维多利亚时代^[1]在许多传统文化中，爱往往不是自发的、最后导致婚姻的个人经历。相反，传统的风俗习惯确定了形成婚姻的方式——婚姻是由双方家庭决定的，有时候需要一位媒人，有时候不需要中间人的介绍。婚姻是建立在社会条件基础上的，它应该门当户对，至于爱情，人们认为一旦有了婚姻，婚后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在过去几代人中，浪漫式的爱的观念在西方社会里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可。在美国，虽然传统式的爱仍然占有一席

之地 但是人们更多的是寻求“浪漫式的爱情”追求会导致婚姻的爱的个体体验。在爱的方面，这种自由恋爱的新方式必定会大大提高爱的对象的重要性，却不会增加人们对爱情本身的关注。

这种对“爱的对象”的重视非常鲜明地体现了当代文化的特点 我们的整个文化都是建立在购买欲之上，建立在互利交易的观点之上的。现代人的快乐就在于在商场里逛来逛去，欣赏橱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用现金或者通过分期付款来购买他能支付得起的一切。对待人的方式也是这样。对男性来说，富有魅力的女性是他们所追求的极好的东西 同样 对于女性来讲 极具魅力的男人 是她们所追求的优等品。如果把谈婚论嫁也看成按商业法则进行的交易的市场的的话，“富有魅力”一般就是指某个人具有许多令人喜爱、目前又是这个市场上广受欢迎的特点。

无论从人的身体条件，还是精神气质，那些能够让人具有魅力的因素，都是由一个时代的流行风尚决定的。在 20 年代，一个喝酒、抽烟、泼辣、非常性感的女人是极具魅力的 而今天的时代风尚则认为女性应该品行贤慧、为人谨慎。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男人一定要有雄心大志、渴望出人头地——而在今天他则应该成熟世故、善于交际、心胸开阔——才能成为一种富有魅力的“产品”。在一般情况下 所谓爱上一个人的感觉 其实是在对“这件产品”是否符合自己的购买能力估价之后才产生的。我想做这笔交易，那我既要考虑从社会价值的角度出发，衡量对方值不值得我追求，也要考虑根据我所展示出来的实力以

及潜在的实力，对方会不会看中我。因此，两个人根据他们自己所具有的交流条件，一旦在市场上发现有最合适的对象，他们就开始相爱。就像购买房地产一样，能否“升值”的潜力在这种交易中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在这种商业意识盛行的文化中，在这种把物质成功看得高于一切的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爱情关系遵循与主宰商品市场与劳动力市场交易同样的原则，就丝毫不令人惊讶了。

认为爱用不着学习的第三个错误在于人们不了解“堕入情网”同“持久的爱”这两者的区别。如果我们用 *falling in love* 和 *being in love* 这两个英文搭配也许就能更清楚地区分这两个概念。假设两个像我们大家一样的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当他们突然决定拆除使他俩分隔的那堵高墙时，他们感到彼此的距离越来越近，最后融为一体。两个人合二为一、息息相通的那一瞬间可以说是生活中人们能够感受到的最幸福、最激动人心的体验。对于没有关爱、饱尝孤寂之苦的人来说，这种经历就显得更为美好和不可思议。这种男女之间突如其发的奇迹般的亲密之所以容易发生，往往与性的吸引力和性结合有关，或者恰恰是由二者而引起的。但是，这种类型的爱情就其本质来说不可能持久，它只是昙花一现。这两个人渐渐熟悉，而亲密体验的奇妙光环却日渐消退，直到最后他们的冲突、失望及彼此之间的厌烦，把当初仅存的美好感觉完全破坏掉。然而，在一开始他们根本不会想到将是这样的结局，实际上，他们并不懂得什么是爱，他们只是把彼此之间如痴如醉的迷恋与疯狂当成了双方强烈爱情的表现；但其实，最初那种彼此之间的

迷恋也许只说明了他们以前是多么的孤单。

虽然无数事实已经证明了那种把爱看成轻而易举的事的态度是大错特错的，但是，这种态度仍然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在人类社会中，几乎没有哪一种活动、哪一项事业像“爱”那样，开始时充满期待和希望，而结果又常常以失败而告终。如果在其他的活动中出现这种情况，人们也许会去探究失败的原因何在，希望能学会怎样让自己做得更好 要么就干脆放弃这种活动。既然在‘爱’的问题上 让人们放弃爱是不可能的，那么看起来只有一种更恰当的办法来克服爱的失败，那就是克服爱的挫折，找到原因，进而去探寻爱的意义。

因此，我们第一步要做的是要认识到爱是一门艺术。那么，就像我们要掌握音乐、绘画、工艺、外科手术或工程等技巧性很强的艺术需要学习一样 爱 也需要我们去学习。

在学习每一门艺术时有哪些必不可少的步骤呢？

简单地说，学会一门艺术的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理论的掌握，其二是实践的掌握。要是想学会医术，就应该首先知道人体结构和各种疾病。但即使我有了全部的医学理论，在医术方面仍然不可能胜任。在经过了大量的实践之后，理论知识的储备和实践经验的积累完全融为一体，我就会产生艺术上的直觉，而直觉正是掌握任何艺术的关键技巧，这时，我才能成为一位真正的大师。但是，除了学习理论和实践积累外，想成为艺术大师，还必须具备第三个，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对艺术追求的执着与热忱，即要把对艺术的追求看得

高于一切，他必须投入整个身心为之努力，音乐、医学、工艺是这样，“爱”也同样如此。奇怪的是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尽管人们在爱的方面屡遭失败，但为什么却不用心去学习“爱”的这门艺术呢？答案也许在于人们对爱的轻视。人们一方面是如此强烈地渴望着爱，但另一方面却把别的事情看得比爱更重要——成功、名誉、金钱、权势。我们的全部精力几乎都投入到学习如何来获取它们；对于爱的学习，人们则无暇顾及。

难道只有那些人们用来挣钱获利、沽名钓誉的那些手段才值得人们花费精力去学习？难道对于讲求实利的现代人来说，爱真的只是一种用不着投入时间精力去学习的精神层面的享受吗？不管怎么样，下面将根据以上所说的几个问题来探讨爱的艺术：首先来谈谈爱的理论——这一部分内容占本书较大的篇幅，其次我们将谈谈爱的实践——在爱的实践方面，就像在其他领域的实践一样，是不能说得太多的。

注释：

[1]维多利亚时代是指 1837 年至 1901 年的英国，当时英国的国王是女王维多利亚。这一时期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高峰，社会上形成了保守、拘谨的风气，尤其在中产阶级中，保守的道德观念十分盛行，在性道德方面，也十分严格、苛刻。所以在西方的著作中，常以维多利亚时代来代表清规戒律。

——译者注

第二章 爱的理论

一、爱是对人类生存问题的回答

任何关于爱的理论的探讨都必须从人和人类的生存问题开始。虽然我们曾在动物身上找到过爱的痕迹，准确地说，是找到过类似于爱的反应。但是动物的爱基本上是它们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特征。这种本能特征遗留的印记在我们人类身上还可以很轻松地找到，它还在发挥着作用。但人类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关键在于他脱离了动物界，摆脱了仅仅依靠本能反应的状态，并且超越了自然界——尽管他是自然界的一分子，不可能完全脱离自然界；然而，一旦人类脱离了动物状态，就再也不可能回到那种原本的蒙昧了。人一旦被驱逐出了伊甸园——指那种与自然浑然一体的原始状态，就再也无法返回。如果他想要回去的话，拿着锋利无比刀剑的天使们⁽¹⁾就会挡住他的去路。想要生存下去，人类的惟一办法就是不断发展自己的理性，寻找一种新

的和谐，一种闪烁人性光彩的和谐，绝不是那种无法找回的原始状态的和谐。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继续向前发展。

在成为人之后，和个体的人一样，人类也不再像动物那样只是依照本能，维持自然所规定的固定不变的状态，人类进入到一种不确定、充满偶然和变量的自由状态。可以确定的只有已经发生的过去——至于未来，除了知道要以死亡告终外我们一无所知。

具有理性的人可以意识到自身的生命，他意识到自己，意识到同伴，意识到过去，也意识到未来的种种可能性。他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存在的，知道他的生命是短暂的，知道他出生并不出于他自己的意愿，他注定的死亡也不是出于他的意愿。他还能意识到，他或许是将先于他所爱的人离开尘世，或许是他为所爱的人送葬；面对自然和社会的威力，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软弱与孤独。所有的这一切使每一个个体的人寂寞而孤独的生活处境就像牢狱一样让人无法忍受。如果不摆脱这样的处境，坦然地走向自己的同伴，走向世界，并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把自己与同伴、与周围世界结合在一起，他的精神世界也许将会彻底崩溃。

孤独的感受会引起人们的恐惧感，从根本上说它就是所有恐惧感的根源。孤独意味着自己被迫与同伴分离，与外界没有联系，不能发挥人的力量，意味着一筹莫展。孤独意味着外部世界可以侵犯我们，而我们只能听之任之。这样，孤独就造成了我们内心强烈的恐惧感。

此外，孤独还会引起人的羞耻感和负罪感。《圣经》里讲述的亚当

和夏娃的故事里表达了这种由孤独而引起羞愧心和罪恶感的经验。亚当和夏娃因偷吃了一些辨别善恶的‘智慧果’而违反了上帝的禁令。如果没有违反禁令的自由，也就没有善恶好坏之分。换句话说，正是有了所谓的禁忌，才有了顺从的‘善’和违反的‘恶’，被赶出了伊甸园。他们就脱离了动物界与大自然的原始和谐，从而成为人。也就是说，当他们作为人诞生后，“这才发现自己赤身裸体，感到非常羞愧”。难道我们应该用 19 世纪严肃而古板的道德观去解释这个古老而普通的神话吗？难道我们还应该继续相信，亚当和夏娃之所以羞愧仅仅是因为他俩都看到了对方的性器官吗？这种解释根本是错误的。如果以 19 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的态度来理解这个故事，那么，我们会忽视它的内在含义。其内在含义就是男人和女人在意识到自己和对方之后，也就意识到了他们之间的差别和距离，知道他们分属于不同的性别。他们意识到了两个人之间的差别，他们就变得相互陌生起来。此时，他们还没有学会去爱对方，故事里亚当把责任推卸到夏娃身上，而不是试图为夏娃辩护这一情节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而有没有通过爱情去达到新的结合，这就是羞耻感的根源，也是恐惧感和罪恶感的根源。

于是人最迫切的需要是要克服孤独感，摆脱孤独的监禁。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就会导致人的疯狂，因为人只有通过完全彻底地脱离周围世界，以至于不再感到与世隔绝，他对彻底孤独的恐惧感才会得到克服，因为他与之隔绝的世界完全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

人——各个时代和各个文化中的人——永远面临同样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即如何克服这种孤独感、如何超越个人的小天地，与他人和谐地结合，实现人类的大同。原始时代的洞穴人、看管羊群的游牧民族、古埃及的农民、腓尼基^②的商人、罗马的士兵、中世纪的僧侣、日本的武士以及现代社会的职员和工人都同样地关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永久而普遍，是因为它产生于同样的土壤：人类的处境、人类生存的条件。不同的人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解决方式：动物崇拜、人命祭献、军事征服、放纵享受、清教徒式的节制、忘我工作、艺术创造、寄托于对上帝和人类的爱，都可以成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固然对这个问题有很多答案——人类历史实际上就是对这些答案的记载——但是，这些答案并没有多得无法列举。相反，如果我们能够忽略仅仅有细微差异的表面现象，考察其内在本质的话，就会发现，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对这一问题所能给出的解决方案实在是非常有限。哲学和宗教的历史，就是这些看上去花样繁多、但实际上却种类寥寥的解决方案组成的历史。

就某种范围来说，这些答案取决于一个人所达到的个性成熟的程度。婴儿时期，人的“自我意识”（I-ness）开始萌芽，但还没有形成，他仍然感觉到同母亲融为一体，只要母亲在他身边，就不会感到孤独。母亲的身影、母亲的乳房、与母亲的肌肤接触都能消除那种孤独感。一直到孩子发育到个性形成的阶段，孤独感增加了，母亲的身影就变得不足以消除他的孤独感，他必须用其他的方法来克服这种孤独感。

在早期，还处于幼年期的人类像孩子依恋母亲一样体验着自己与大自然的和谐。土地、动物、植物构成了人类的整个世界。他同动物是一致的，没有多大区别。穿戴动物的皮毛、图腾动物的崇拜、动物神的崇拜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人类越脱离原始的纽带，就与自然界越疏远，也就越需要找到摆脱孤独的途径。

达到摆脱孤独感这一目的的一种途径是不同形式的纵欲狂欢。例如，通过自我催眠或借助麻醉品的刺激达到精神恍惚迷狂的状态，就是一种形式的纵欲。原始部落的许多祭祀仪式提供了这方面活生生的例子。在极度兴奋的那一瞬间，大脑全然忘记了世界的存在，与世隔绝的寂寞感也消失了。如果是集体性的狂欢，那么参加者还可以体验到与这个群体共命运的感受，从而加强了消除寂寞感的效果。性的方面的纵欲同样可以达到与催眠和麻醉品相同的效果。群体的性纵欲是很多原始宗教仪式的一部分，其效果是在此后一段时间内会暂时没有强烈的孤独感。但焦虑感会随着时间慢慢上升，因此就需要重复这种仪式。

只要这种群体的性纵欲是一个部落的集体活动，就不会使人产生羞耻感和负罪感。这种仪式属于一种集体活动，不仅得到医生和祭司的同意，还会得到他们的鼓励、支持，所以参加者根本没有理由产生负罪感或羞耻感。在他们看来，这种活动是“正当的”，甚至是一种美德。当然，如果在已经抛弃了这种仪式的文化中，谁还在采用这种方式去消除自己的孤独感，就另当别论了。

对于生活在非集体纵欲时代的人们来说，酒和麻醉品常常成为一些人们所选择的消除孤独感的放纵方式。同生活在集体纵欲时代的人们相反，这些人要忍受内心负罪感的煎熬。他们虽然想通过酗酒和吸毒的方式去克服孤独感，但在纵欲之后，由羞耻和负罪引起的孤独感却加剧了，所以不得不更频繁地、更强烈地去重复那些纵欲行为。有些人采用放纵性欲的方式来消除孤独感，这与酗酒和吸毒又略有不同。在某种程度上，性欲望的满足是消除孤独感的一种自然而正常的方式，可以起到一些效果。但是，许多人却过分看重性欲望的满足，到了放纵性欲的地步，这就和酗酒、吸毒没有多大的差别了。有的人拼命地想借性放纵来使自己消除由于孤独而产生的焦虑感，但结果只能是越来越孤独，因为除了在高潮的一刹那之外，没有爱情的性行为是不可能填补两个人之间的鸿沟的。

这些通过纵欲达到人与人结合的方式，无一例外地具有三个特点：首先这些方式都是强烈的，甚至会有十分极端的刺激；其次，它们需要整个人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其中；第三，因为纵欲的效果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所以它们需要周期性的重复。但是，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人们为消除孤独感而采用的最为常见的方式却是与纵欲背道而驰的。人们更多的是采用与一个群体的人保持一致的方式，以此来实现同其他人的结合，群体的一致性通常表现为人们共同遵从同样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观点看法。这种方式的发展也有一个历史过程。

在原始社会里，群体很小，往往是由血缘关系相近或者生活在同

一地域的人组成的。随着文化的进步 群体的规模也相应地扩大 它演变成一个城邦、国家或者教派。就是生活在最偏远地区的罗马人 也能自豪地说：“我是罗马的公民！”罗马城和罗马帝国就是他的家 是他的祖国 是他的世界。在当代西方社会中 同群体结合也是克服孤独感最常用的方法。在这种结合中，参加者为了使自己属于这一群体而失去了很多个性。如果我同别人完全一样，我的情感、思想与其他人一样，我的穿著打扮、风俗习惯和意识观点都向这个群体的标准看齐，那么我就得到了拯救 我就融入了这个群体 就不会再感到孤独和寂寞。专制政体采用威胁和恐怖的手段去制造社会的同一状态；由于民主制度使用宣传和舆论方法来使人从众，所以还有抵制这种同一性的可能性。在民主制度的国家里 也的确能看到这种例子。在专制制度下 只有少数勇气非凡的英雄和烈士才会抵制政府强行推行的同一化。然而，尽管有着手段上的差异，但是民主制度也令人担心地存在把所有的个体变成一种模式的趋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人们总想通过某种方式实现同他人结合，如果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那就只能采取全体人群保持同一性的方式了。如果我们了解到隔绝孤立对于人们来说是多么的难以忍受，就会懂得与众不同和疏远众人所产生的恐惧感具有何等的威力。有时人们的这种恐惧感是可以谅解的，因为人群中的特立独行会带来现实的危险。所以，事实上人们多半是自愿与群体保持一致 而不是被迫这样做——至少在西方民主国家是这样。

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上有从众的愿望。他们生活在一种

错觉中 以为自己是按照个人的意愿行事 是具有个性的人 是经过大脑的思考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自己的观点之所以同大多数人的观点一致纯粹是巧合罢了。甚至认为这种一致正好证明了“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至于还有一些尚存的、希望表现自己个性的要求 通过生活中那些细枝末节则可以得到充分地满足。比如 在手提包或衬衫上标出自己姓名的缩写字母，在门口挂上自己的标志，参加一个所谓独特的党派——想想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差异，加入一个与众不同的教派——比如‘ 爱尔克斯兄弟会 ’或者‘ 星纳斯贵族团 ⁽³⁾。我们就知道这只不过是自欺欺人。“它与众不同”之类的话成了众多商品的广告语，这实际上证明了在一个几乎不存在个性的社会中，人们是何等地需要个性！

在先进的工业社会里发展起来的‘ 平等 ’的观念和实践 也在推动这种日渐增长的、要求消除所有差别的趋势。在基督教的教义里，“平等”这个概念意味着我们都是上帝之子 都具有上帝神性的‘ 人类 ’的一分子，都是一体的。平等同时也意味着应该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因为人类虽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是我们每个人又都是只拥有一次生命的独立的个体 是自成一体的‘ 小 ’宇宙。比如在犹太教的典籍中就表达了这种个体独特性的信念：“救一人 等于救一世界 杀一人 等于毁灭一世界。”在西方启蒙运动⁽⁴⁾的哲学思想里，平等是发展个性的前提条件。康德将这个思想表述得最为清楚：人 绝不应该是他人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每一个人本身就是一个目的，

并且只能是目的 而不是他人的工具。因此 不同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想家，按照启蒙运动的思想，把平等定义为消除剥削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利用 不管这种相互利用是残忍的 还是‘人道的’。

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 平等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在今天“平等”指的是像机器人一样的平等，也就是失去了个性的人的平等。平等与其说是指‘整体性’不如说是指‘同一性’。这是一个抽象体的同一模式。具体来说 做同样的工作、进行同样的享受 读同样的报纸 有同样情感和思想的模式化的人。在这一方面，一些通常被看作是我们社会进步标志也需要我们以怀疑的眼光去审视，比如女性的平等地位。这样说并不代表我反对男女平等；但是在争取男女平等方面取得的成果不应该遮住我们的眼睛。女性之所以与男性平等，是因为男女之间的差别消失了。启蒙运动思想家的‘灵魂是不分性别的’这一观点被广泛应用。男女性别的两极消失了，以这两极为基础的男女性爱也随之而消失。男女平等 不是以性别对立的两极而平等 而是以男女完全相同而平等。现代社会大肆宣扬取消个性的平等理想，是因为这个社会需要人像‘原子’一样 这些原子相互之间没有差别 聚集起来也就能毫无摩擦地顺利发挥作用 所有的人都服从同一个命令。尽管如此 每一个人却还在相信他们是在依照自己的意愿办事。正像现代化的大规模生产要求产品的标准化一样，社会的发展也要求人的标准化，并把这种标准化称作‘平等’。

通过同一化的方式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结合既不是强烈的也不是爆

发的过程，而是按照一个刻板的公式十分平静而缓慢地进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所以不足以减轻和缓和人们由孤独引起的焦虑感。在当今西方社会泛滥成灾的酗酒、吸毒、性放纵、自杀等现象表明这一方式的效果是有限的。再者说，这种解决方式主要只涉及人的心理而忽略了人的身体，因此同纵欲的方式相比也有其缺陷。同一化这种方式只有一个优势 那就是具有稳定的持久性 不会变化无常。一个人如果在三、四岁时被吸纳进这种同一化的模式中，此后就很难从这个群体中挣脱。甚至是葬礼，一个人生命中的最后环节 他都会在临终之前吩咐家人，要按照大众通行的方式去做。

说到同一化这种方式，现代社会生活的另一个因素，也值得我们注意 那就是 工作与休息的周期性安排。每个人 要么是体力工作者的一分子，要么是由经理和职员组成的管理阶层的一分子，都仅仅是工作队伍中的一个符号而已。他几乎没有任何自主性，他要做的事情由所在的工作单位来分派。从这个意义上说，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也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他们都在执行由整个组织规定好的任务，包括完成的速度、工作的方式也都被预先设计好了。甚至他们的情感，如高兴、宽容、进取心、信任以及与人相处合作的能力，也都是事先计划好的。娱乐方式 即使不是那么强求一致 也都大致相同。阅读的书是读书俱乐部挑选推荐的；看的电影是电影院老板和电影广告安排好的。其他娱乐方式也都大同小异 无非是星期日驾车郊游、看电视、打牌 还有参加社交聚会等等。从出生到去世，从星期一到星期日，从早晨到晚

上 所有的活动都一成不变、千篇一律 按照预定的方式进行。一个个被安排、计划好的时间点编织成了一张密密的大网 那么请问,一个深陷网中的人怎样才能不忘记他是一个人,一个有独特个性禀赋,只有一次生命体验 能感受希望、失望、担心和恐惧 渴望爱情和惧怕孤独寂寞的人呢?

实现统一和谐,消除孤独的第三种方式是创造性的劳动,无论是艺术家还是手工业者的劳动都属于这种创造性的劳动。在每一种创造性的工作中,创造者同自己手中的创造物实现了统一与和谐,而创造物正是人的外部世界的象征,劳动者也就与世界实现了统一。不管是木匠做一张桌子 还是金匠打造一件首饰 不管是农民种田 还是画家作画 在各种创造性的活动中 劳动者与他所创造的对象融为一体 人在创造的过程中与世界达到和谐统一。但是这只适用于那些自己计划、自己进行并且能看到成果的工作。对于一个职员、一个在生产流水线上的工人来说,根本体会不到自己所付出的劳动和劳动成果之间的紧密联系。劳动者已经成为机器的一个部件或管理机构的一个部门,他已经不再是“他自己”他除了接受社会的同一化之外 再没有其他与社会融为一体的路可走。

在创造性劳动中实现的统一和谐,是人与外界世界的统一,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统一;通过纵欲的方式只能暂时地消除孤独;接受同一化保持与某个群体的统一仅仅是一种虚假的统一。因此,这些方式只是对人类生存问题片面的回答。对人类生存问题真正的、全面的答